

三獎

作品：平的 歪的 直的

得獎者：

陳思宏

陳思宏，一九七六年出生於彰化永靖的寫作者，是家中的第九個小孩。居住在德國柏林，出版過短篇小說集《指甲長花的世代》、《營火鬼道》，長篇小說《態度》，散文集《叛逆柏林》。也是記者，也是演員。

得獎感言

偏狹之人，眼中看出去的世界，是平的。我曾被視為所謂歪掉的人，也曾是集體霸凌的參與者。寫這篇以我的故鄉為背景的小說，讓我審視自己的成長，太逼近，書寫的過程非常痛苦。得獎了，感恩再感恩。謝謝評審、林榮三文學獎、幫忙挑錯字校正的薛政文、幫我寄出稿件的二姊陳淑蓮。這篇，寫給永靖鄉，寫給有勇氣的人。



平的 歪的 直的

一、平的

大立眼中的世界，忽然變成平的。

跟班上同學去看好萊塢漫畫英雄電影，他戴上了3D眼鏡，但那些拳頭沒朝他臉揮過來，鄰座的同學抖動身體閃躲從螢幕射出來的子彈，他只是靜止呆坐。

「剛剛實在是太扁了！3D效果真的好逼真喔。你怎麼這麼安靜啦，我們幾個都亂吼亂叫，就你在那邊結屎面，幹嘛，在想寫情書給你的女生喔？」電影散場後，跟他一起在校隊打籃球的同學說。他苦笑著，也許，只是倒楣，拿到壞掉的3D眼鏡罷了。他一個拳頭打進對方的胸膛，一臉故作凶惡說：「給你嘗嘗真正的3D拳頭啦！」咦，為何面前的這位同學，五官變成一張紙，毫無立體感呢？

美術課，老師把全班分成五組，製作立體書。他跟幾個要好的男生馬上自成一組，他站著三七步，低頭看矮小的美術老師，用他慣有的威嚇語氣說：「我們幾個一組，不要把我們跟其他笨蛋放在一起喔。」他發現自己身體似乎又長高了一些，女老師看起來更矮小了，好扁平。他們幾個男生用剪

刀、膠水亂剪亂貼，要做一本波霸書，書翻開是大胸部美眉從書裡跳出來。他負責畫美眉的小比基尼，顏色、輪廓都在視線裡，但一切平坦，沒有任何東西在陽光下產生陰影。平的，確定是平的。那個讓班上男生吼叫的紙上立體大胸部少女，在他眼中，根本沒有從書中跳出來搔首弄姿。她，一直平躺在書本上。或許，該去配眼鏡了？但前幾天他才跟全班一起視力檢查，護士阿姨跟他說：「視力很好，難怪籃球打那麼好。」

放學騎單車回家，他刻意繞遠路，騎進隔壁班女孩住的鄉間小路。他仔細想，視覺的退化，似乎就是從這裡開始。或許，從那女孩身上，可以找到答案。

這是島嶼中部的小鄉下，居民多務農，種植盆栽花卉。女孩家裡種菊花，一家人就住在菊花田旁邊的農舍。女孩是學校成績排行榜的榜首，聽說她準備越區去大城市報考明星高中。她成績好，演講、查字典、作文比賽都是第一，代表學校去城裡跟其他學校比賽，常常拿了黃金閃亮的獎座回來。學校集會表揚優良學生，女孩上台領第一名獎狀，台下卻竊笑滔滔。大立也在台上領獎狀，就排在女孩後面。他呼應台下的同學，故意放任竊笑衝破唇齒，以誇張的咳嗽掩蓋笑聲。

女孩各方面表現都好，卻不是學校明星，只因爲她是禿頭。

遠遠看，誰都可以清楚看見她的頭皮。她鎮靜地在台上領過獎狀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如果她的頭皮是海洋，那些東一塊西一塊的稀疏頭髮，就是歐洲亞洲非洲。

全校都叫她，小禿禿。

全年級成績排行，小禿禿總是贏過他一名。英語老師說：「大立啊，你這個班長每次都輸在英文，拜託，多個兩分，全年級第一名就是我們的了，不要總是隔壁班的那個小……」老師沒把女孩的外號說完，全班就大笑，他也跟著笑。

他討厭小禿禿，臉是長得清秀，但禿頭怪胎嚇死人，在校園裡遇到，他會刻意大聲吼叫：「禿……尼西亞！禿……然想到我該走了。禿……書館今天沒開。」然後跟一群男生起鬨，用訕笑包圍女孩。那天他在英語老師家裡補習完之後，該左轉的時候不知道為何就右轉，騎了半天他才發現自己迷路了。這些錯綜的鄉間產業道路相似度很高，平原上都是農田，沒有路標可辨認。他騎過一片菊花田，腳踏車突然爆胎。

「他媽的！」他講髒話時，右手臂總是誇張地揮舞，因為電視上知名的談話節目來賓都是這樣罵髒話，他覺得這真帥。但同時，他也會想到爸爸。天色暗下，不遠處有狗亂吠，碰觸黑夜便該甦醒的路燈還在賴床，花圃裡有沙沙聲。

忽然，菊花田的百盞光照電燈泡全都亮起，白晝重臨。他把洩氣的單車丟在路旁，坐在田邊，拿出書包裡的便當，開始吃雞腿。此時的花田根本毫無無人車經過，一切靜悄悄。燈海下，便當裡的雞腿特別油亮，好吃極了。沙沙聲靠近，他腦中開始召喚鬼怪形象。一個紅色鬼影從花叢裡現身，他大叫一聲，便當掉進花圃。原來，是隔壁班禿頭女孩，穿著紅色洋裝在花田裡拿著教科書巡視花圃，小聲

背誦課文。

「妳這個死禿頭！嚇死我了！」

紅衣女孩在燈下怒視，表情扭曲，手指在頭皮裡游移，根本就跟傳說中的厲鬼一模一樣。

「妳害我雞腿掉進田裡了，賠我雞腿啦。死禿頭。」

女孩退進花叢裡，找到了燈海開關，啪一聲，菊花上方的百盞燈海瞬間熄滅。被驅離的黑暗快速反撲，他坐在黑暗裡，眼睛乾澀。他摸黑，牽著單車，很晚才回到那個沒人等他的家。

他今天又坐在花田旁，夕陽在天空點火，雲朵悶悶燒著。他確認，眼前的花田，一切都是平的。這幾天騎車，已經摔好幾次了。所有的事物都失去了立體感，他的世界變成一幅拙劣的素描，只有輪廓、顏色，但陰影、明暗、景深、遠近全都消失了。校隊練球，隊友把籃球傳給他，他就是原地不動，讓球砸上胸膛。沒有立體感，他根本不會打球了。他只好說謊，佯裝感冒。

他坐在田邊仔細回想，那天晚上被小禿禿給嚇到以後，隔天視力就怪怪的。然後，國文課之後，世界更趨向平坦。

國文老師發批改過的作文，把幾個特定學生叫到黑板前，大發雷霆：「你們連一個完整的句子都寫不出來，還給我用注音文，愛用注音是吧？那我來考考你們這幾位親愛的學生，請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黑板上，然後在名字旁邊寫下正確的注音。」

這幾位垂頭喪氣的同學，慢慢地在黑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。

陳明義，ㄟㄣ，ㄣ一，一。（老師說：「ㄣ一！你國小到底有沒有畢業啊？」）

鄧麗茹，ㄉㄣ，ㄉ一，ㄉㄨ。（老師說：「ㄉㄨ？妳不羞羞臉，我都替妳爸媽感到悲哀。」）

王曉慧，ㄉㄠ，ㄉ一，ㄉㄨ。（大立從座位上跳起來，捧腹大笑說：「ㄉㄠ，ㄉ一，ㄉㄨ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們以後都叫她ㄉㄠ，ㄉ一，ㄉㄨ！來，一起大聲說：ㄉㄠ！ㄉ一！ㄉㄨ！」）

下課以後，他跟幾個死黨拿立可白，在王曉慧的椅背上，寫下：HBI=Hao Bi Lang。從此，王曉慧失去了自己的原名，成為HBI。

ㄟㄣ的媽媽在媽祖廟口賣鹽酥雞，放學後，ㄟㄣ會穿著制服，在攤子後面幫忙切甜不辣、米血糕。炸鍋滾滾，她快速地把顧客挑選的食物丟進油鍋裡，白色襯衫制服上，總是有許多大片的油漬。

那天傍晚，他去廟口買便當，隔壁就是ㄟㄣ家裡的攤子。HBI坐在地上洗菜，媽媽大聲斥責：「妳知不知道自己沒有爸爸的小孩？還不好好念書，老師在電話上說，妳連注音都不會！」HBI是個極安靜的女孩，跟她同班兩年，大立根本沒聽她說過一句完整的話。她總是全班排名最後一名，數學都考個位數。

「有沒有在聽？洗菜快一點啦，還有那麼多雞肉要切！」ㄟㄣ的媽媽臉上都是油光，吼叫在媽祖廟裡迴盪，正在擲筊的香客都回頭看ㄟㄣ。ㄟㄣ此時看到了大立，像貓一樣眯眼，然後轉頭去切雞肉。隔天，他在操場練四百接力時，一直掉棒，還撞上了其他跑者。中午吃便當，他的炸雞排掉到地上。下午數學老師請他到黑板上解題，他額頭撞到黑板，粉筆折斷。

此時，黑夜逼近菊花田，小禿禿應該快從農舍出來開燈了吧？

他突然想起，讓他世界完全變成平的，還有一件事。

他是籃球校隊隊長，功課好，人高大，每天都會接到女生寫來的愛慕書信。有天，一群男生嘲笑他：「喲！現在男生女生都愛你了啦！」原來，被他胡亂丟棄的那些匿名情書，被同學發現，有好幾封的字跡，根本就是來自班上的男生。

那位男生，被大家稱為娘娘。跟大立一樣高，但很瘦，音調柔細。

娘娘跟班上女生很要好，男生笑他娘，在體育課時偷偷推倒他，女生們都會站出來跟男生吵架。娘娘是國文小老師，在黑板上幫老師抄寫時，被發現字跡跟那些情書上的一模一樣。

大立被不斷取笑，終於爆發。他在走廊推倒娘娘，警告說：「你敢靠近我十公尺以內，我就把你殺了。死gay。」

他把那些情書拿去跟老師們告狀，娘娘的國文小老師身分馬上被卸下，位置被挪到教室靠垃圾桶的角落，就在ㄍㄣ前面，離大立超過十公尺遠。

其實，就在推倒娘娘的那一刻，所有的景深、明暗，也跟著娘娘倒下。一切，完完全全變成平的。段考，他第一次不再是全班第一名。他這個班長，竟然是全班倒數第三名。娘娘與隔壁班的小禿禿同分，並列全年級第一名。

他坐在花田旁回想，世界變平的軌跡。突然，有沙沙聲。小禿禿拿著手電筒從農舍出來，點亮菊

花田。

他受不了了，一定要去看醫生了，這平的世界，實在是太痛苦了。但，誰可以帶他去呢？他閉上眼睛，香皂跟洗髮精的味道逼近。小禿禿剛洗完澡。

「陳小粒。」

這是第一次，小禿禿跟他說話。

「你知不知道，大家現在都叫你小粒。米字旁的粒。他們說，雖然陳大立長那麼高，但那裡卻比嬰兒還小。那幾個籃球隊的男生，這樣到處說。聽說，你已經不是隊長了？」

他不敢張開眼睛，怕睜眼之後，面前所發生的一切，就統統都是真的。菊花田的燈海，在他眼皮上扎針，眼睛熱熱的。不會吧？他把自己嚇到了，他不曾是想哭吧？

「小粒粒，歡迎你。你現在跟我們，是同一種人了。」

二、歪的

歪歪的。

小粒在臥室裡，對著鏡子看著自己的下體，心裡想：「我根本很大粒！只是……那個……好像歪歪的……」

自從他的世界變成平的之後，他從全班愛戴的班長，變成了同學們竊竊私語的討論對象。女生迎面過來，會偷偷看他褲襠，然後忍著笑離開。籃球教練請他先休息一陣子，等「感冒」好了，隨時歡迎歸隊。那些以前簇擁著他的同學，現在都不太跟他說話。那個以前老是被他打來打去的男同學，現在變成了籃球校隊隊長，他公開跟導師建議，全班應該重新選班長。

小粒媽媽突然來學校，讓一切更糟。

導師找她來學校談談，試圖了解大立變成小粒的原因。導師找了很久，終於透過村長聯絡到了根本不住在這個鄉的小粒媽媽。當時是上課時間，小粒媽媽從後門叫他的名字：「大立，大立，是我啦。媽媽來了。」

全班的目光機關槍馬上掃射，小粒無言中彈。小粒的媽媽，皮膚太黑，臉的輪廓太深，說話有濃重的口音。原來，小粒的媽媽不是台灣人，是越南人，或者泰國人？反正是其他人。

「妳來做什麼啦？」小粒跑到走廊上，低頭跟媽媽說話。媽媽好小，好瘦，好平，好陌生。

很快地，同學唇齒摩擦流言，關於小粒的家庭，每個人都有一個新的故事版本。「難怪他皮膚黑黑髒髒的，原來媽媽是泰努喔。」「不是啦，我們老師說，是越南人，被他爸爸買來台灣的越南新娘啦。」「他媽媽中文好爛，辦公室的老師誰都聽不懂。」「聽說他爸也是非法外勞啦！」「難怪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。」

那天晚上，小粒跟媽媽一起吃飯。媽媽好久好久沒回來了，只是定期把生活費匯到他的戶頭。媽

媽去南部幫傭，週末也打工，根本沒時間回來。上次媽媽說，有個工頭很照顧她，沒有他，可能連生活費都寄不回來。

母子對坐吃飯，小粒暫時忘了學校的不快，滿足地扒飯。這間房子，好久沒有他自己以外的聲音了。他從來沒有帶同學回家過，他一個人生活這件事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媽媽當晚就離開了，南下去工作。媽媽看起來好累好累，他試著要跟她說，自己忽然平了、歪了，但那根本超過她的負荷。他怕把最近的事都說給她聽之後，她就會完全倒下，再也起不來了。

暑假逼近，期末考焦灼。他開始漸漸習慣平的世界，這個新的人生，比較安靜。下課時，他就坐在位置上背英文單字。他換位置了，離「三」、娘娘、垃圾桶都很近。這個教室邊陲，坐的都是導師眼中歪七扭八的孩子。歪的放在一起，不要打擾到功課好的、「正常」的同學，不出事就好。放學後，他就回家一個人看電視。更多的安靜夜晚，他騎車去菊花田，就坐在花圃旁，趕蚊子，背數學公式。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來這裡，但是坐在這裡，他感覺沒那麼孤單。

晚上帶著課本出去巡田時，小禿禿偶爾會看見小粒。一開始，她完全忽略他，只是偷偷在背誦的古文當中走私一句「小粒粒真沒力」，但是語言的復仇並沒為她帶來快感。她開始觀察小粒，發現他眼神不具攻擊，體形高大，身手卻笨拙，一隻蚊子都打不到。

有一天，小粒開口問：「這題，妳會嗎？我們班老師在學校上都不認真教，下課去他的補習班，他才會教祕訣。但是，我現在都不去補習了。」

小禿禿忽然把手掌舉高，一巴掌甩下，小粒的臉頰火辣。一隻裝滿鮮血的蚊子屍體，就黏附在他的右臉頰上。

「醒了喔？我幫你醒腦，幫你打蚊子，還要幫你解題？我們有很熟嗎？」小禿禿放下手中的課本，手往小粒身上抹，在小粒白襯衫上留下一道歪斜的血痕：「哪一題啦？快一點啦。」

小粒發現小禿禿頭腦真的驚人，有超凡的背誦能力，面對數理也毫無障礙。小禿禿發現小粒比大立可愛許多，坐在田邊問她數學解題，虛心有禮，每句話的句點都是「謝謝」。

「爲什麼妳家要浪費這麼多電，用這麼多燈泡？」

「光照是爲了延遲花開，連這個你都不懂。」

「嗯，最近我才發現，原來我是笨蛋。」

小禿禿跟他坐在田邊，手上都是英文單字卡。他發現，小禿禿的禿頭，是她自己造成的。小禿禿專心讀書的時候，只要一皺眉，右手就會抓頭皮，手指纏繞髮絲，用力扯下一撮頭髮，往嘴裡送，細咀嚼，吞下。夜晚的菊花田裡，只有燈泡滋滋跟蚊子嗡嗡。頭髮被手指用力從頭皮上剝離，會發出細微但淒厲的撕裂聲，迴盪在花田裡。最讓小粒不舒服的就是咀嚼頭髮的聲音，牙齒慢慢磨髮絲，從他手臂皮膚上拉拔一堆雞皮疙瘩。但幸好蚊子多，手臂上的疙瘩跟蚊吻並置，小禿禿應該看不出來。

期末考前，小禿禿搬了兩張凳子，與小粒一起坐在田裡準備隔天的考試。兩人一起吃著愛玉，互考公式背誦。突然，小禿禿的爸爸，從農舍裡走出來。他手上一瓶酒，逼近小禿禿，那父女的身體距

離，太近了，連小粒都察覺到了什麼。她爸爸從口袋拿出一罐萬金油：「妳不是在找？在妳被子下。早點睡。」然後看了小粒一眼，走回電視聲響轟隆的農舍。

小禿禿把手指用力地戳進萬金油，挖出一團白色膏狀物，直接往身體、頭皮大面積塗抹。他也跟著照做，萬金油引爆眼淚，整個花田嗆辣瀰漫。

「我這麼認真讀書，就是要趕快離開這裡。愈遠愈好。」

一把沾有萬金油的頭髮，被送進小禿禿的嘴裡。

期末考成績公布，一切彷彿回到過去，小禿禿全年級第一名，幾乎每科都是滿分，小粒緊隨在後，娘娘是第三。導師問：「要不要換座位？」他看了前座的娘娘一眼，坐他後面很好，很多不懂的都可以問他。娘娘作文很厲害，也會把散文小說塞給他讀。他常教坐他後面的「三」功課，「三」會帶好吃的鹽酥雞來給他。他於是微笑搖搖頭，坐這裡很好。籃球教練問：「我們暑假也會密集練球，下禮拜一我在球場等你。」他沒搖頭也沒點頭，但心臟在胸腔裡快速地抖動，這是他的身體在說不。同學們又來跟他說話了，喚他大立，但他不太答話，只是一直說謝謝。

一切，都還是平的。他自己，還是歪的。當小粒的日子，其實不太差。

暑假的第一個週末，媽媽回來了。她說，有文件要給爸爸簽名，爸爸終於同意簽名了。「我們一起去看爸爸。有你在，他一定會簽下去。」他發現媽媽的話語不同了，流利許多，而且有島嶼南部的腔調，整個人長胖了一些，臉上有笑。

「我的工頭，好會煮飯！下次他跟我一起回來，煮飯給你吃，好不好？」

他記得媽媽乾瘦的模樣，現在她這樣很漂亮。小時候，他跟媽媽去麵攤買麵，麵攤老闆一直說：「台語也不會？國語也不會？」然後轉身去跟顧客大聲說：「越南買來的查某，烏墨墨，無水。」媽媽或許聽不懂，但他都聽得懂。其實老闆明明覺得媽媽很水，總是盯著媽媽的胸部跟屁股。那陣子爸爸還算正常，偶爾會帶他跟媽媽上麵攤吃晚餐，後來才發瘋。

他跟幾個歪掉的同學，約在媽祖廟口吃東西。ㄟ炸了一堆甜不辣，小禿禿帶來親手做的檸檬愛玉，娘娘煮了一鍋綠豆湯，他什麼都不會，就負責吃。暑假的下午，媽祖廟香客稀少，金爐冷清，ㄟ的媽媽在攤子旁的躺椅上打鼾。他們坐在石獅子旁的階梯上，吃著聊著。

「好想休息一天不賣鹽酥雞。」ㄟ說。

「我超想一天不用巡花田。」小禿禿說。

「我想到還有暑期輔導就想吐。我好想偷溜去台北。我們以後一起去台北上大學好不好？」娘娘說。

他想，原來，這小地方真的跟夏天一樣悶，歪掉的，都想離開。或許，在這裡被看成歪的，在外面那個世界，根本不是歪的？

他大口吞下冰涼的綠豆湯，體內築起冰庫，但炎夏仍在皮膚放肆。遠方，都是平坦的農田，平坦的房屋。他說：「跟我一起，去看我爸好不好？我跟我媽坐火車去。跟我們一起去好不好？就一

天。」

一陣來自遠方的涼風直往媽祖廟吹來，ㄟㄟ的媽媽轉醒，金爐再現火花，廟公午覺醒來，對著石階上的幾個孩子大吼：「不可以在這裡吃東西！」

大家收拾食物的時候，都沒說話。但彼此都知道，小粒的邀請，大家接受了。

「去哪裡看你爸？之前有謠傳，你爸在瘋人院。」小禿禿問。

他凝視著小禿禿，陽光斜射在她臉上，禿禿的頭皮發著光。他在她臉上，似乎看到了一些立體的陰影，但，他不確定。那陰影，一下就消失了。

「不，是監獄。」

三、直的

那條公路，從視線的最右邊，一直延伸到視線的最左邊，無盡頭，完美筆直。

一大早，小粒、小粒媽媽、小禿禿、娘娘、ㄟㄟ在火車站等車，大家都沒睡好，床舖上鋪滿忐忑和興奮的針，整夜輾轉。這個火車站非常簡陋，連個售票口都沒，站名標示破損，月台布滿坑洞，只有最慢最慢的車次，才會在這裡停靠。慢車停靠後，也鮮少有人上下車。

這天，一位越南媽媽，帶著四個國中生，搭上了早上的第一班車。查票人員過來售票，小粒媽媽

堅持幫所有人付車錢：「你們照顧我兒子，我要謝謝你們。等一下到了以後，我們進去，你們在外面等一下。我們看完他爸爸，一起去吃冰。」

火車在島嶼中部平原上緩慢前進，一路上經過的稻田風光，其實跟他們家裡附近的田野很類似。但這幾個國中生很少出遠門，雖然搖晃的火車催促睡意，大家還是盡量醒著，默念每一站的陌生站名，觀察上下車的人們。火車駛入繁華都市，人們身上的衣飾入時，儀態世故。兩位棕髮白膚的外國人上了車，以遙遠的語言交談，學了那麼久的英文，這幾個國中生都把耳朵擴大成集聲筒，卻發現一個字都沒聽懂。

「我都聽不懂。」小禿禿吐舌頭，小聲地說。

「說不定根本不是英文？」娘娘說。

「說不定越南文喔？陳小粒，你翻譯啦。」三三看著小粒，眼裡都是笑。

火車上，小粒發現每個人都不不同了。小禿禿戴著夏天草帽，一臉清秀，手不再抓頭髮。娘娘不再偷偷看著他，視線的焦點落在很遠的地方。沒有油漬的三三很可愛，酒窩很深，很愛笑，原來是個開朗的女孩。

火車慢慢駛離繁華城市，往郊外去。這是每一站都停的慢車，速度緩慢。一離開都市，所有人都睡著了，只有小粒醒著，他好怕坐過站。窗外不斷經過破敗的鐵皮屋廠房，遠方的天空，有幾架軍機在飛翔。就要見到爸爸了，他該跟爸爸說些什麼呢？

記憶中，爸爸就是個安靜的農夫。爸爸身材矮小，右腿有點跛，很少說話。爸爸種稻，稻穗金黃飽滿時，黝黑的臉上有淺笑。一家三口跟親戚、鄰居不太來往，只有爸爸的兄弟偶爾上門來泡茶喝酒。那些叔叔伯伯們，常用一種小粒很多年後才了解的歪斜眼光，看著小粒媽媽。

他記得，爸爸開始發瘋的時候，是他升國中的夏天。奶奶過世，治喪費用由兄弟們一起分擔，但爸爸的兄弟堅持，爸爸必須全部負責，因為買越南新娘的錢，是奶奶生前出的，其他兄弟討老婆，可沒讓家裡出一毛錢。然後是分家產，平時一起開心喝酒的兄弟，遇到金錢時刻，開始砸碎酒杯，抓彼此的衣領，扯開童年瘡疤。一群人吵到鄉公所，調解失敗然後繼續調解，全都只爲了破敗的三合院祖厝。調解結果出爐，兄弟們都想要現金，祖厝草草賣掉，各自分得現金，但沒人要領祖先牌位。最後，爸爸把祖先牌位請回家，開始規定媽媽依俗祭拜。

某天，媽媽祭拜祖先的程序沒有完全依照爸爸的交代，爸爸大腳一踢，地上熾熱的金爐往媽媽飛過去。

從此，爸爸不再是安靜的農夫，口中不斷發射穢語，肢體暴力。爸爸打媽媽，邊吼著：「攏是妳！攏是妳！」

每次暴力時刻，他都被爸爸反鎖在房間。他只能從母親身上的傷痕，推測那是拳頭陷落，這是爸爸的腳印。

國中開學那天，爸爸不見了。他丟下農事，把家裡所有的存款都領光，沒再回來過。

再聽到爸爸消息時，他人已經在監獄了。警察說，他殺了人。媽媽聽了一直哭，打電話回越南，對著電話嚎啕。但他沒有哭，他愈長愈高，身體愈來愈強壯。他腦中一直有個影像，爸爸越獄回來殺他們母子，但他現在已經比爸爸高壯，他以前被反鎖的房間，門已經被他拆了。

終於到站了，一群人伸懶腰、打呵欠下車，睡飽了，參觀監獄去。

是個小鎮，媽媽這時才說，跟工頭約好了，會有車來接他們。不然還要叫計程車，浪費錢。他們在車站附近買了冰涼飲料，跟著媽媽，離開車站，走過安靜的小鎮，到公路旁等工頭來接他們。

媽媽拿起手機，撥電話給工頭，沒人接。試了幾次以後，直接轉語音信箱。媽媽揩抹額頭汗珠，緊張地說：「面會時間有規定，不要遲到啊。不過還好還好，我們提早到很多，還有時間。」

他們在樹下等待，一條筆直的公路無限延伸，車輛呼嘯，柏油路在豔陽下熱氣蒸騰。媽媽焦急地看過往車輛，尋找一輛卡車。工頭跟媽媽說，今天會到中部送貨，順便接他們去監獄，很順路，就約在火車站走出來的公路旁，到時用手機聯絡。

他凝視著直直的公路，往右邊或者往左邊沿著公路一直走，會到達哪裡呢？會不會路的盡頭，就是監獄呢？會不會是，他們想去的地方？但，他們想去哪裡？

「阿姨，我好渴，我的水都喝光了，我可以去這裡面找看看有沒有便利商店嗎？」小禿禿指著公路旁的廠房聚集地說。

「好好，你們一起去，我在這裡等工頭。不要太久喔。」

幾位國中生，一起走進小鎮的廠房聚集地，入口有個毀損的招牌，字塊脫落，上頭只剩「業區」兩字，之前應該是某某工業區吧。頂上藍天，有好幾道筆直細長的雲朵，幾架飛機快速飛過。

工業區裡，有數十家大型的鐵皮屋工廠，但毫無機械噪音，一切皆靜。蔓草雜生，大型機器被丟置在廠房外，幾間廠房的鐵捲門甚至沒關，像是張口的怪獸。從外面往廠房裡探看，黑暗闌寂，彷彿一踏進去就會被黑暗捲走。地上有大塊黑色油漬，空氣中有種乾澀冰冷的機器味道。一個人都沒有。

「這裡根本不可能有便利商店啦！只有鬼吧。笨蛋才會在這裡開店。」三三說。

「怎麼這些天工廠，全都空空的？」小粒問。

「都搬去大陸了吧。我媽之前在襪子工廠工作，本來想說就這樣做一輩子，但突然，所有的老闆都跑去大陸了，所有的歐巴桑都失業了。」娘娘說。

他們在工業區裡遊走，廢墟裡，時間遲滯，炎夏似乎被關在工業區外，氣溫下降許多。大家都有種冒險的感受，彷彿鬼怪正從那些破掉的窗戶裡，窺看他們。地上有一堆針頭針筒，還有垃圾焚燒的痕迹。

「我們該回去了吧？我媽跟工頭應該在等我們了。」小粒催促大家。其實他此刻並不想離開，他根本不想踏上那條直直的公路，他不要去監獄見爸爸。這裡很好，好像漫畫裡常出現的平行時空，他們來自的那個鄉村被拋在外頭，在這個嶄新的世界裡，沒有人可以找得到他們。

他們決定賽跑，看誰先回到公路那棵大樹下。先摸到小粒媽媽的人就是贏者，每個人都要請他喝

飲料。他們開始在工業區裡奔跑，跳過傾頹的招牌，閃過死掉的機器，腳步聲、笑鬧聲在廠房裡迴盪，工業區裡的鬼都被他們嚇跑了，他們占領了這裡。小粒摔倒了好幾次，他的世界是平的，他沒辦法像其他人可以彎曲抄近路，只能找到工業區出口跟自己身體之間一條最直的路線，往前奔跑。

突然，所有機械甦醒了。

從很近很近的地方，傳來機械引擎的轟隆聲響。

強大熱風來襲，鐵皮屋發出低吼。

被藤蔓綁住的怪手發出聲響，生鏽的紡織機開始轉動。

奔跑中的幾位國中生，本能催促他們快速離開工業區，加快了腳步。小粒被地上的廢棄物絆倒了，他聽見所有人都在尖叫。那些尖叫直直往他射過來，但他爬不起來。

機械聲急速逼近，廠房顫抖，他試著爬起來。

炸開。

一團火球，從廢棄的紡織工廠炸開。那幾秒的爆炸時刻，小粒終於知道，當鹽酥雞是什麼滋味。整個工業區變成油鍋，滾燙空氣炙人，他的皮膚立刻金黃酥脆。尖叫都被爆炸聲給埋了，他無法睜眼，面前一團漿糊，他無法呼吸。

一切，都燒起來了。

他躺在地上，努力睜開眼睛，看到天上有一道垂直的雲，連接到這個油鍋工業區。好美好直的雲。

高大的娘娘，推開機器，把炸得酥脆的小粒扛在背上，奔出工業區。

那天，工頭沒來，他們沒去監獄，爸爸沒簽字，賽跑沒人贏。整個暑假，他們都在醫院裡度過。在醫院裡看電視，他們幾個鹽酥雞，才知道原來他們遇上了軍機墜毀。

醫院很好，有冷氣，沒有暑期輔導。他們幾個歪的，在醫院裡，找到了真正平行的時空。

很多年後，已經長大成熟的他們，返鄉參加喪禮。

靈堂上，小禿禿的遺照，被過度修片，長髮烏黑濃密，笑容的弧度太誇張。娘娘寫了幾本文學小說，Ella嫁到香港去，生了三個小孩。小粒呢？他的世界後來回歸立體，股票投資失敗，離過婚，失業中，回到這片菊花田參加喪禮，他找到了遺失許久的安定感。或許，回來住一陣子吧。

小禿禿是被她爸爸殺死的。她提出告訴，舉證侵害。但她爸爸找到她在城市安居的公寓，在電梯旁等著她。

幾個老同學坐在菊花田旁，找不到適當的話題。菊花田徹底荒廢了，百盞燈泡都是破碎的。娘娘額頭上有燒傷疤痕，那是救他的證據。Ella變胖了，酒窩都快不見了。陳大立把回憶的轉速調到最慢，重播他們一起去監獄的那天。

逃出燃燒的工業區之後，他們全部緊靠著彼此，站在筆直公路旁，看著熊熊的火焰。有一道慢慢消失的筆直煙塵，把天空跟工業區連接起來。煙塵像個垂直階梯，快速爬上去，就抵達另外一個世界了。小禿禿的草帽不見了，頭皮被燒傷了。小禿禿的頭皮真的很像地圖，那些髮塊就是陸地。

小粒指著小禿禿的後腦勺說：「你們看，這塊頭髮的形狀，好像台灣。」

小禿禿突然開始大哭。她用力把那塊台灣髮塊拔除，丟進嘴裡。她哭著說：「跟我一起回去工業區好不好？好不好啦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回家。」

諧謔的悲傷

◎ 陳雨航

除了課業競爭之外，差別、歧視似乎是過分了的國中裡，作者選取了幾名弱勢的學生，敘述他們的相互幫助「力爭上游」的友誼。但饒富興味的是主角大立先是在歧視的一端，後來才在受歧視的這端，於是這樣的相濡以沫便脫離了單純的善良而有了切身的現實意義。然而烏托邦是虛幻的，那個暑假在醫院裡找到的「真正平行的時空」最終無能抵擋現實生活中的殘酷。

幾名角色的家庭背景，著墨不多，但簡短的勾勒，也足以帶出具體的印象，並相當程度的反應了台灣鄉鎮的狀況；悲傷的故事，作者以諧謔的語言和超現實的瑰麗景象給了小說不同的風貌。